

# 他山之石，外國經驗

The Community Craft in Japan: An Example

——日本社區工藝推展案例



文·圖／翁群儀 Weng Qun-yi (國立高雄大學傳統工藝與創意設計系助理教授)

日本三島町的社造工藝和岩手縣的南部鐵瓶，顯示出社造計畫和社區意識的循環與彼此加強，是社區工藝持續演進的力量。本文以有別於前篇的角度，由下而上地提供兩個日本社區工藝的經驗，希望為正值第二個十年的臺灣社造運動，提出可資參考的對照。

Written at a perspective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essay, the current essay takes the craft industries in Japan — Mishima-machi and Iwate-ken, respectively — as examples, demonstrating that community craft is an outcome of the reciprocal relation between community empowering project and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This recognition, it suggests, may be of crucial importance to the conceiving of community empowering projects in Taiwan.

臺灣自1994年起，為使地方社區落實培育地方意識、尋找新的地方活力，故於1994年在臺北舉辦之「文化・產業」國際研討會，即邀請日本千葉大學宮崎清教授，發表日本「造町運動」之概念，希望藉著日本「造町運動」的經驗分享，傳遞新的社區發展概念。爾後，更以文建會為主體，透過地方藝文活動的舉辦，以及地方文史資料的調查、累積，推動臺灣的社區總體營造。十數年以來，不但成功地為許多地方社區注入新的活力，也為社區發掘出許多極具發展潛力的特色元素，進而發展出社區的工藝產業。例如南投中寮鄉的手工植物染工藝、南投草屯鎮的稻草編織工藝，以及臺北縣三峽鎮的三角湧藍染工藝等，都是目前大家耳熟能詳的社區工藝案例。

而自從社造學會將2005年起，訂為臺灣社造第二個十年起，社區工藝的發展似乎也代表著臺灣的社造運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筆者在日本留學期間，有幸進入千葉大學宮崎清教授的研究室，近距離接觸許多日本的社造案例。在此，筆者介紹兩個日本的社區工藝案例，期待能夠給予臺灣的社區工藝發展一些參考經驗。

## 從冬天的傳統工藝，到全國工人祭：三島町的工人鄉之夢

臺灣的社造人，或許多多少少對「三島町」這個名字有些印象。是的，聽過宮崎清教授演講的人都知道，宮崎教授總是將這個山中小村落的故事掛在嘴邊，不厭其煩地以它為例子，述說著耐心，以及居民自發性的改變慾望，對社造的推動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但是，「三島町」這個小村落，不只是內發性社造運動的一個成功



美麗的三島町與只見川



大蜂窩嗎？不是啦，是桐木塊。這是用來做高級男子漢木屐的哦。

典範，對於想要發展社區工藝產業的臺灣社區而言，亦是一個必須了解的參考案例。

三島町位於東京以北，福島縣奧會津地區。要想抵達三島除了開車，若要利用大眾運輸系統，其實並不容易。以自東京出發為例，必須先坐約一小時新幹線到郡山車站，之後換乘往會津若松站的磐西線兩小時。然後還得在會津若松站，轉搭每天只有四班來回的只見線電車，也是約兩小時後才會到達三島町內的無人車站。可見它是一個多麼「內山」的小鎮。雖然交通如此不便，路途遙遠，但這一路上隨著四季變化的自然美景，卻是令人難以遺忘的記憶。而隨著社區工藝受到外界的持續肯定，目前「將三島町整個區域發展為全國性的『工人之鄉』」，則是村民共同的社造願景」，當年我拜訪時，已經三屆連任的町長，齋藤茂樹先生豪氣的這樣說（現

在仍然是他，第四屆連任，真是可怕。可見齋藤町長的社造願景深入人心）。

目前，三島町主要是以林產與手工藝產業為主要的經濟活動。由於境內86%是森林地，因此三島自古就是以林業為主。尤其是會津桐木的主要生產地。在70年代以前，當地居民都會在自己的住家範圍種植桐木。當地流傳說，因為桐木是製作傳統衣櫥、和服箱，以及高級生活用具的材料。因此每家只要有小孩出生便會種植桐木，隨著孩童的成長，桐木也跟著茁壯。等到需要創業資金或是嫁娶時，只要販賣一株成熟的桐木，就可以完成所需的費用。今日，由於受到外國進口木料的削價競爭，因此除桐木原材料之外，亦在町公所的投資之下成立半官方的家具有工房。除可以培養社區人才的技術能力之外，亦達到增加附加價值。其實是一項不錯的辦法。



山葡萄藤工藝作品



山葡萄藤的莖皮



冬天的三島町



林中的生活工藝館

而三島町，最成功的社造工藝，應該說是山葡萄藤，以及天目蓼等的編組工藝。60年代，隨著日本經濟的高度成長，大量人口開始往都會區集中，像三島這樣的山村開始急遽流失人口，產業沒落。為了減緩人口流失所造成的過疏化與高齡化，三島町的住民開始思考如何讓村落更有魅力，留住、甚至吸引新的住民。在這樣的背景下，70年代起三島町住民即在千葉大學宮崎清教授等學者的幫助之下，開始了一連串的造町運動。自1974年的故鄉運動起，至今日的ECO Museum—工人鄉運動，已經歷經三十多年、數個階段性的運動。其中1981年起的生活工藝運動，尤其是造就今日三島町社區工藝盛行的最重要運動。

由於三島町屬豪雪地區，每年冬天有4至5個月，全境幾乎都覆蓋在2公尺深的白雪下，不可能從事戶外的工作，因此三島町住民在春夏即會採集山葡萄藤的莖皮及天目蓼，將之曬乾。當冬季降臨時，轉為在室內，應用祖先所傳下來的纖維編組工藝，製作日常所用的盤，籃，花器，背包，坐墊等工藝品，豐富生活所需。

原本這樣的地方工藝，是當地居民在農閒時節，應用身邊可以輕易獲取的天然材料，以簡單的編組手工藝與巧思，為自己與家人製作一些生活上的小工藝品而出現的，並沒有發展成為產業；再者，社區的任何人都可以從自己的上一輩學得這樣的手工藝，因此即使在社區已經沒有多少老人會這些工藝的70至80年代，仍然沒有引起住民的注意。直到1974年故鄉運動展開，藉由宮崎清教授所帶領的大學生所做的社區資源調查，發覺這些傳統社區工藝之後，才開始逐漸受到重視。

藉著故鄉運動的推展，三島町的住民也開始凝聚共識，並實際構想住民心目中的「明日的三島町」，提出「三島町振興計畫」，並訂定「工作場所的確保」，「創造社區」，以及「生活環境的整治」等三個具體目標。其中必須特別說明之處，是在這個振興計畫當中，金錢收入的實際經濟成長，並不是主要的振興目的。相

反地，這是一個基於「以尊重人作為基礎，具有開朗生活而豐裕」為理念，包含自己以及社區夥伴，傳承與創造社區生活文化的一個振興願景。因此積極地發掘並學習三島地區的風俗習慣、傳統文化，即是一個當然的目標。而生活中所出現的傳統工藝，與地方戲曲，祭典，行事相同，乃是反映一個地區生活文化的最具體媒介。

因此在1981年，以學習地方的山葡萄藤編組工藝、桐木工藝、天目蓼編織工藝等為主的「生活工藝運動」，便在這樣的住民共識之下展開。1983年更進一步在町公所與縣政府的補助下，成立三島町生活工藝館，作為社區工藝發展的基地。如今，三島町生活工藝館，在春季夏季，是觀光與交流的中心，冬季則已經成為社區住民學習工藝、交流工藝心得的地方。也由於工藝的推展，除了三島町中具有這些傳統工藝技術的住民人數穩定增加之外，亦吸引了町外不同領域的工藝家自然地進駐到三島町來。

為了給予町外工藝家進駐的鼓勵，也為了讓町內具有工藝技術的住民，有更大的發展空間，自1987年起，每年更在6月的第一個星期六、日，由町公所舉行全國工人祭。廣邀全日本各地的工藝家，在這兩天裡，在生活工藝館周圍的樹林下，舉行工藝市集。目前，「三島町工人祭」已經是日本全國知名的工藝市集活動。而這樣的活動，亦間接帶給住民對於社區工藝的認同與肯定，促進了對社區工藝的熱情。

社區工藝的推展以及町外新工藝家的搬入，對三島町而言也造成另外一個影響，就是町內工藝家的比例提高。或許有人會認為，如此將使社區工藝師不稀奇，社區工藝品也連帶變得廉價。然而，三島町町長卻以另一個角度將這樣的變化轉為條件，也就是「工人鄉」的初步構想。他開始鼓勵社區中已經學會並有數年製作經驗的工藝町民，為自己準備一個個人的工藝創作空間。

特別花費建造也好，在自家的庭院也好，客廳也可以，鼓勵這些工藝町民們，在不會有負擔、且可以

高興得繼續從事工藝創作的前提下，為自己準備屬於自己且可以接受人們參觀的工藝空間。如此，小而精緻的工藝空間，將會像繁星一般的散落在町內各處。而任何三島町的客人，只要在町內看到這紅色五指印的招牌，便可以走進去參觀，與工藝町民做面對面的交談交流，不必在乎行動路線。如此，便是使整個三島町成為一個無形的工人鄉的初步構想。若在加上對生態、環境的學習，將使三島町成為町長所說「沒有圍牆的ECO Museum」的夢想。



工藝町民的個人創作空間

解發展社區工藝並不一定需要在開始之初，便將它與社區的經濟振興畫上等號。而傳統的社區工藝也應透過不斷的摸索，改變，來適應現代的生活樣式。畢竟，社區工藝來自社區生活之所需，除了無形的肯定與成就感之外，必要程度的經濟回饋，也是讓社區工藝家繼續堅持的實際助力。

2006年，筆者剛自日本留學歸國，有幸參加當年三峽三角湧協會所辦的三峽藍染節「國際藍染大師講座」，為日本的地方產業設計師——神戶憲治先生做演



紅色的五指印記。只要看到這個記號，就表示主人歡迎你隨時來參觀哦。



筆者與臺灣的工藝考察團，拜訪工藝町民的個人空間。

## 社區工藝不能只停留在自己好玩的：以設計為傳統社區工藝加值

在三島町的案例當中，我們所看到的，是一個社區工藝發展的過程，是一個經過時間，以及多項相互關聯的社造活動的過程，所逐漸成形的社區工藝。可以了

講的翻譯。這場演講，其實目的是希望透過神戶老師的經驗，為當地社區的藍染工藝創作家們，在創作品的市場接受度上所遭遇的瓶頸，提供實際指導。筆者記得，當當地的創作家一一介紹完作品，神戶先生第一句話，就是詢問他們，是抱著什麼樣的心態來製作這些作品。他說：「如果你的作品只想滿足自己，那麼在座諸位都已經可以。但是，如果要想進一步成為社區工藝產業的一部份，則不能只是自己做好玩的，必須考慮到可能的使用者、使用環境、使用方法，以及是不是可以融入現在的生活樣式而不會令人感到不恰當。」

筆者以為，目前在臺灣社區工藝發展上，有部分社區會以為，保留既有的社區工藝形態、每年舉辦社區內的示範傳習活動、讓社區住民與外地觀光客了解社區工藝，就算是在發展社區工藝。然而筆者認為，無法融入現代生活的社區工藝，將難以繼續保存。日本岩手縣的南部鐵瓶工藝就是一個好例子。

南部鐵瓶，是日本岩手縣南部地區的傳統工藝。有許多的社區都在製作傳統樣式的鐵瓶，造型多樣，裝飾繁複。鐵瓶在傳統日本建築當中，是一項重要的生活用具。它總是與圍爐（いろり）一起出現，垂吊在自天花



技術中心為鐵瓶工藝摸索新的樣式

板下來的木製支柱，下面是生火的圍爐，鐵瓶中盛著即將燒開的水或湯，這就是鐵瓶在傳統日式生活形態當中所出現的畫面。

然而，隨著近代化的腳步，西式生活樣態也隨著西式建築的普及而變得普遍。這當中所連帶的衝擊，即是像鐵瓶這樣的傳統工藝品，原本在生活當中所扮演的角色，逐漸為西式廚房廚具所替代，而逐漸失去既有的生活必需品的立場，自然也就不再為一般消費者所熟悉。

為了挽救鐵瓶所代表的傳統生活樣式，以及社區工藝產業，岩手縣工業技術中心設計部與社區工藝師合作，以目前受日本設計界重視的概念——通用設計，作為基本概念，將傳統鐵瓶的使用過程，以操作的方便性、安全性作逐一的檢視之後，通過多次的樣品試作開發，提出了許多新造型，以及適用於現代西式廚房的鐵製廚具。新造型除了為傳統鐵瓶工藝注入新的印象，廚具也為傳統鐵瓶工藝開拓了適用於現代生活樣態的角色定位。

目前，經過設計概念所發展出的新鐵瓶工藝，不但為鐵瓶工藝成功開拓了新的市場，也由於入選每年的日本Good Design大獎，而逐漸吸引了年輕消費族群的注意，可說是社區工藝與設計概念結合的成功案例。

### 設計系學生與社區合作所激發出的可能性

在鐵瓶的這個案例中，可以了解傳統工藝的保存，可以有兩個面向。消極的保存，是將既有的工藝樣式，依循一定的示範與傳承訓練，延續其存在性。而透過設計概念的加值，創造新的、適合於現代生活樣式，使其自然融入現代生活的方法，則是一個比較積極的保存方式。

其實，在三島町工人鄉的案例裡面，以追求創新來保存社區傳統工藝的概念，亦是其成功的要素之一。自1974年起，宮崎清教授每年暑假都帶領千葉大學意匠系（也就是設計系）的學生，到三島町進行為期10天的社區資源調查工作，稱為設計踏查。或許有人會以社區資源調查應該是階段性的社造任務，應該在社造工作早期就完成並結束。30多年，每年在一個小山村裡花十天作



調查，太誇張。

其實筆者以為這並不誇張，也不過分。正是因為每年都有新的大學生到社區做資源調查，因此所有的三島町住民，對於自己社區中有哪些東西都瞭若指掌，而且倒背如流。但縱使如此，不同的大學生所使用的觀點也不同，對於同樣的社區資源可以有不同的想法與應用。也因此每年都給予町民不同的刺激。而設計踏查與社區資源調查不同的地方，在於其並不是單純的資源的發掘、紀錄。設計踏查要求學生在完成並充分了解小組分配的調查目標之後，必須提出相應的設計應用案例。例如以桐木為主題的小組必須提出桐木的產品設計提案；以山葡萄藤為題材的小組也必須提出應用山葡萄藤所設計的產品，可以是提包，可以是服飾，可以是家具等等。若以每個小組5位學生計算，則學生每年為每種工藝進行的踏查報告，三島町至少可以獲得5種設計創新案，30年便至少有150件。雖然學生的提案並不是每一

件都具可行性，然而卻可以給予社區的工藝產生刺激，激發社區工藝的創新能量。持之以恆也是社區工藝發展的一項財富。

回到國內之後筆者一直希望有機會將這樣的設計踏查工作應用在設計教育上面。幸運的是，2007年7月，透過學長姐的聯繫奔波，有機會在高雄縣溝坪社區、寶來社區，以及甲仙鄉，與學生一起進行一次實驗性的設計踏查工作。雖然並沒有達到每位同學提出一項設計應用方案的數量，但是以小組整體提出的方案，具有較多的可行性。而學生所提出的應用方案，也確實達到刺激社區住民對於既有資源的使用方式，產生不同的思考。期望透過這樣的設計踏查，可以為臺灣的社區工藝不斷累積創新的能量。

然而，不論社會如何努力打造新的社區工藝，對於工藝的教育工作，是工藝產業發展的關鍵之一。「傳統的工藝品產業振興會」是日本政府為了保存傳統工藝文化、振興工藝產業而設立的專職機構，目前這個機構正積極地與國小學校合作，為日本小學生的「總合學習」課程，安排工藝相關課程。不論是派遣工藝匠師到校上課，或是安排小學生到工藝匠師的工作室實地體驗，其目的就是期望透過自小的教育，增加新生代對工藝的正確認識。這其實是一項非常有意義且易於實行的方案。

日本農民美術運動大師山本鼎，在日據時期即受殖民政府委託，到臺灣實地考察臺灣的地方工藝產業的發展方向。當時在報告書中，山本鼎即指出，發展臺灣工藝，應該自摸索屬於自己的工藝特色做起，而工藝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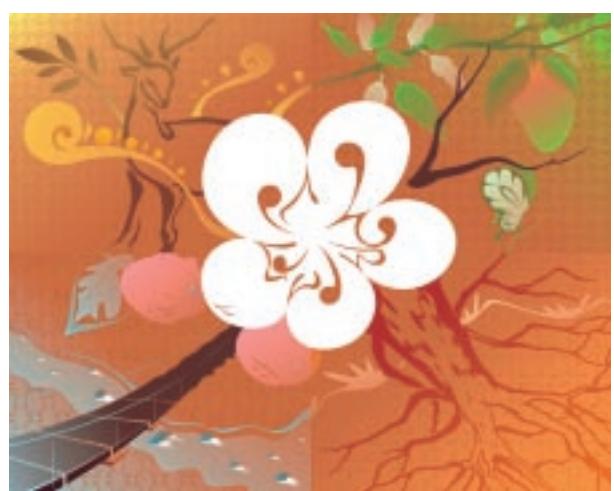
千葉大學設計系學生的暑期設計踏查



臺灣設計系同學在寶來社區的調查工作

## 社區工藝應把握自己的步伐，工藝的認識應自小做起

自從社造學會將2005年起訂為臺灣社造第二個十年起，社區工藝、社區產業的發展似乎已經成了臺灣社造第二個十年裡，每個社區都必須達成的標準。不論是新加入的社區，還是已經有老經驗的社區，似乎都迫不及待地想要發展社區工藝。然而，就如同宮崎清教授強調每個社區都一定有屬於自己的歷史脈絡那般，每個社區的總體營造工程都應該有自己的步伐，社區工藝只是這個營造總工程的一部分而已，何時啟動應該視前項工作的成果而定。因此筆者以三島町工人鄉為例，透過對三島町生活工藝運動的前後發展介紹，期待可以為臺灣的社區工藝發展帶來有價值的參考。而鐵瓶的設計創新案例，以及設計踏查工作的介紹，或可為社區工藝的發展，提供具體的執行方案。



設計系同學為寶來社區所設計之作品——梅染方巾

育，則應該著重在「工藝品價值的正確認識」上面，或許這也是臺灣的社區在發展社區工藝時應該注意的部分。

